

新譯
沙斐伯雷傳

一 名英 國近 百年大事記

西歷千九百十年九月
宣統二年八月

出版

(沙斐伯雷傳)
(定價)

原著者 英國 郝 德 爾

參譯者 英國 莫安仁 壽山甫

述詞者 上元戴師鐸 覺民甫
江甯管鶴立 羣

編譯所 上海新北四川路廣學會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廣學會

分銷處 上海及各省大書坊



譯者之希冀如是

生貴族學問道德成就奕世

體上帝至仁心

其往蹟以勗方來。歷久勿替者。豈非以其獨力所建之業之感人者深哉。吾英沙斐伯雷 7th Earl of Shaftesbury 七世伯爵。畢生功業。昭人耳目。其返天國。距今二十有四年。邦之人稱道感慕。久而弗衰。至輯其行誼。以爲之傳。百世而下。聞者猶當興起也。余與君生同里閭。親炙生平。歷歷如昨日事。不揣固陋。譯爲華文。以貽中土。不特冀君休美永垂。亦冀中土百爾君子。邦人諸友。聞君之風。志君之行。奮然興起。以事君之事也。

君生貴族。地位既崇高。而學問道德尤足成就。奕世感動國人。秉性慈祥。推而致之一切。所爲事政學軍工。罔有不屆。迥非煦煦爲仁。拘於一格之小慈善家所得擬也。今撮舉君慈善之大業。所在與國人感念之深情。著茲篇首。使閱者瞭然於胸。壹志凝神。蕩塵滌慮。以觀君畢生所作。

君體上帝至仁之心。於孤苦殘疾憐憫特甚。英雖富國。不能民無貧窮。倫敦城中。敝衣簞縷。鳩形鵠面。更見鬻集。蓋以地多富室。易沾餘潤也。是故行倫敦之

親履險地
而拯顛連

市層樓傑起。鋪陳美麗。車馬塞途。一若世界之大富在此。而一履委閭陋巷中。則食不果腹。衣不蔽體。藉草僵臥。疾病顛連。無可告語者。比比是蓋由世情轉燭。貧富靡常。生財之道。偶疎資身之具。立絀加以倫敦地狹人稠。日用騰貴。屋租尤重。而此等窮途失路之人。更不得不相率結羣。聚集棲息。以避風雨。行路之子。往往繞越而不敢入。以謂宵小垢汙所在。甚或不免刦奪。而貴族中人。更爲之望而却步矣。某夜有三人秉燭履其地而觀之。其一頽而長憂形於面。望而知爲慈祥愷惻者。卽君也。君周歷審視。至於窟穴縱橫。交臥中。疾病凍餓。觸目皆是。有邪僻性成者。亦有善良失路者。黑夜睹火光咸驚起。疑爲捕邏。而孰知乃君之親履地獄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。是夜拯其三十人入工藝局。有二童子膺重病。肉不掩骨。初亦不知所從來。繼乃自言家本小康。因親沒無依。流離至是。飽經苦難。聞君代謀。喜不自勝。儼獲再生之慶。君勇於爲善。而時慮力難普遍。每一念及。自謂心如刀刺。坐是憂懷。無時或釋。而常著之形容。

於倫敦公會演說

某日有過倫敦大公會者。信步入觀。見多數富人列坐。聚會音樂之聲滿堂。時有客至坐者。盡起鵠立。表敬其人。卽會長位移時起立演說。拍掌之聲聞於外。戶演說之題。爲提倡讀聖經。精進道德。初演時似無力。繼抑若重有憂者久之。而語漸高。神益旺。情愈悱惻。而纏綿合座。感動觀者。試擬此爲何人。此卽沙斐伯雷君也。

於上議院演說

又一日有過某上議院者。入之屋宇宏暢。氣象森嚴。皇位及貴族咸在。合院肅靜。屏息無聲。惟聞一人演說於上。聽之則沙君也。所演說者爲英國工廠作工無定章。工人受苦甚鉅。提議設法救之。言之有物。持之成理。大感聽者之心。至於終場。聲情愈激。噫。此豈尋常貴族所置於心者。而君乃引爲己任。節次言之。至是諸議員乃唯命允爲。議章實爲君最後成功之一日。計是次所議。首爲農工。蓋英國爾時與某某國耕鑿之工。咸出於包攬。輾轉遞包。侵蝕過半。主與工兩受其病。而工人則不但辛資被蝕。又受種種踐踏如牲畜。然男婦老幼無分。

幼弱者行不前。則驅之踵破流血。而不顧。偃僂作告。自旦至暮。脊骨爲屈。終其身不能伸。寒至手足破裂。熱至金石流燦。均不獲休。體質既壞。道德亦隨之汗下。關係世界升降者。匪淺痛切。陳說聞者。悚然最後云。吾儕託生貴族。幸免此苦。然吾甚望公等神游目想。設身斯境。憐其況瘁。力爲改良。俾諸苦漸次消滅。工界男婦老少。得其欲而樂其生。世界他國。且緣是知吾英以人之身體道德。爲要而相率效法。以迓天庥。豈不懿歟。是乃吾國貴族及大地主所一舉手一投袂而成者。吾甚望不吝此區區之心力財力也。衆拍手稱善。遂投票另創新法。嘉惠工人大革舊時惡俗。

倫敦某處最著名之古禮拜堂。國中偉人多葬於是以便國人之瞻禮。謳思也。某日天氣清朗。車馬塞途。弔者嗚咽。一若喪其私親者。是非具大功德。負大譽望者。不克致。是伊何人歟。乃卽沙斐伯雷君也。君未沒前數日。堂中教士函詢君。願歸骨於是否。意蓋爲君榮。君婉却之。教士復書曰。一國之人。稱願君胡固。

遜而君終願葬於族塋。謙德之光重可睹矣。君享壽八十年。高德劭而人之屬望於君者。初不以君爲老之已至。君一生行爲。咸滿人欲。然六十年中心力耗於國之孤苦殘疾童稚冤抑尤多。以故是日。自皇室以至士庶。罔有不弔其或緣事故而不獲趨前者。則致其哀思之忱於寸心。而向蒙恩之孩稚工役饑寒孤苦之徒。尤痛哭失聲。不惟遍英國也。而坎拿大。澳斯利亞等處。亦如之。蓋拜君之賜者多矣。君信道既篤。而又活潑以著之行事。故邦人思君無已。時今日國中凡舉大會。無不憶及君者。且因之感謝上帝。篤生偉人以代表其愛也。嗚呼榮矣。

以上所言。爲君畢生大概。下則詳述君之家世。時代。與畢世之功能。夫克己歸仁。敬天愛國。斯道無時代之異。無歐亞之殊。吾甚望含生負氣之倫。共揚休美。相率而爲嗣起也。

第二章 家世及府第

一六六一年。距君七世之祖沙斐伯雷君。以功封伯爵。是爲貴族之始。其上世本積善之家。又材兼文武。爲國效用。貲財富有。沙斐伯雷第一。生一六二一年。九歲而孤。有特稟。異常兒。年十三。能自經理其產。叔父某欲侵蝕之。而不克。身材短弱而粗。肄業阿克斯弗而大學。Oxford 有名聲。文學武勇均甲。一校校中惡風。亦時或改良。之年十八。婚某法官大學士女。遂入政界。文治武功。一身兼之。爾時正英國改革憲政時代。才既邁衆。而利害尤明。時或出入兩黨間。强悍不顧人多訾之。以至於今。莫能論定其所爲之屬公理與私欲。查爾斯第二赴會所。甚賴其助。由是寵榮。任總督。任度支部大臣。任內閣。封伯爵。國之大政。罔不與聞。英國憲政之成。其力居多。此論史者所公認也。其後因反對某公爵嗣皇位一事。不勝下獄。旋以國民籲請得釋。某公爵以其得民也銜之。且恨其剝皇位之權。某公爵者天主教徒也。倘嗣皇位復元教。必多損以故。聯衆阻之。非得已也。嗣復謀反抗不遂。遂遜之荷蘭而終老焉。一生公私所在。甚難定論。

史家哈蘭。Hallam 詆爲無道。詩家馬可立。Macaulay 謂爲不忠。史家胡米
J. M. 謂爲爾時最負才智之人。惜私心太盛。不能爲人恃。文學家洛克。Lo-
cke 與交二十年。甚佩其行事。能防患未萌。避危無形。世之疑爲不忠者。乃不
知其通權達變。兩害相權。取其輕之故。甚不足爲罪也。要之負流俗之累。而成
功名於亂世者。實以見機明決。持理而行。卽有偏端。亦不失爲賢者之過。中國
有恆言曰。道高者毀。來英爾時。亦有是語也。第二世無顯績。可稱述。第三世。師
洛克。以文學名。第四世。精文學。美術與音樂。第五世無子。以弟襲爵。是爲第六
世。卽君父也。

重振家聲

自第二世以迄君父。均無赫赫名。至君乃突過前人。重振二百載之家聲。成就
世界事業。且較第一伯爵爲多。蓋第一世畢生精力。勞於人爵。君上世之隱德。
如水伏流。久而溢出。至君乃更遠。大道德智慧。悉以天爵爲歸。凡第一世所有
之道德心理。君皆兼之。而演說之長。尤爲特著。第一伯爵之全力。注於政界。君

則以天理包舉一世而甄陶之。此亦或由時會使然。未可據爲軒輊。第一伯爵所處之時。憲政尙未大成。國方多難。黨人充斥。非專力調劑。則生民有塗炭之憂。而君之世。正英國憲政倡明。上下一體。天與閒暇。修道講德。倘第一伯爵處君之世。亦未必不能爲君所爲。然英國今日言貴族之仁德者。則咸推君爲首出矣。

君府第在多爾色梯城。Dorset 甚壯麗。有河環之。架橋通道。並設礮以備不虞。在昔世亂時。賴以保衛。今承平日久。舊跡多易。而小河則仍流焉。宅居既歷多世。蓄積富有。亦理之常。層樓傑出。有仿意大利式而結頂者。中多古蹟。祖先之像亦懸於是。音樂備具。風琴。鋼琴。無論矣。每禮拜日聚會祈禱而演說焉。另有別墅在密樹間。廣二千畝。迴廊曲室。園囿池沼。甚愜人意。器具精緻。有從印度置辦者。有揀選英國最上之礦物製造者。是皆第四世所置。園中有老柏。爲二千年前植物。去府第密邇。有禮拜堂。初爲衆造。嗣則第四世修葺之。至於君又

爲之煥然更新。在昔時爲國中名人葬地。今則純屬之貴族矣。葬於是者。刻石像記之。而他名人亦得附置其村莊美好。有學堂。後生小子多受教。於是君大加提倡。益見發達。

第三章 誕生至悟道時期 一八零一年至一八一四年

生倫敦

君於一八零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生倫敦。是時君父阿士理 Ashley 尙未襲伯爵也。及一八八一年襲爵。爲貴族。乃心政務。不遑啟處。君母爲馬蒲羅公第四 Duke of Marlborough 之女。生長高門。喜崇外飾。交游服御。靡有甯刻。君幼時受教於親。甚稀。蓋兩親雖正人而皆無暇也。君父偶課君聖經。亦惟拘泥字句。未嘗深析其理由。一若視道德爲板物者。家有役婦。素重道。能啟迪君。與言新舊約。闡明上帝之愛。與基督代人救贖之旨。殷殷誘掖。化其童心。不亞庭闈之教。君亦樂於聽受。久之習與性成。君平生道力。實基於此。至七齡已志於道。凡祈禱之禮儀。嫻習無訛矣。君受彼婦教而成道德。卒本此道德而拯家國。

聞道於僕婦

七齡出就
外傳

勸授道之
僕婦卒

世界家國。世界拜君之貺。實隱拜彼婦之貺。由斯以談。蒙養顧不重哉。君七齡出就外傳。其校頗有名。爲貴族子弟所共學。然金玉其外。敗絮其中。非徒無益。而又害之。教授惟循故步。要以如式而止。絕無啟發之精神。教員外貌嚴厲。壓制束縛。無關於學。同學者又復小役大弱。役強陵競不已。乃至詬詈君甚苦之。及其老也。猶云。偶一迴憶。心爲之悸。謂世間學校之苦。況無有過於此者。人以是故。頗疑君之愁顏不展。或始於此云。

方君入校無幾時。家中重道之役。婦以病卒。君大慟如失。左右助居恆戚戚。蓋平日庭闈之訓。旣不獲常親而師友之間。又如彼其戾夙。昔飲食寒暖之伺應。身心道德之漸摩。一惟此婦是賴。今忽溘逝。其何可支。君於斯時。儼有太陽西落。天地爲暝之況。淒涼情狀。蓋有不可勝言者。更無論兒童心性一失。親愛體諒之人。萬千心事。抑鬱誰語矣。婦有金錶一。遺囑贈君。君佩之終身。未嘗另易。此不惟其物惟其人也。嗚呼。倘易常兒處此。道德或自是墮落。而君則得善服。

努力志道

家中校中
景況

膺拳拳勿失。年雖幼稚。而道德之志。願祈禱之功能。老成人或有所不及也。昔時教育。與今時異。今時以慈愛導兒童。使活潑。昔則專尙束縛。一臨以威嚴。而君之所受。則更倍之。家中校中之景況。既已如上所述。君在校有校中之苦。歸家有家中之愁。父母不獲常見。而君與女弟偕傭奴雜處。視聽言動。輒與道背。君爲之愀然不安焉。其後每一迴憶幼時。無人照拂之苦。猶凜凜然。今爲君傳。而重提及是者。欲使人知君憂愁所自起。善念所自發。幼時所遭諸苦。未始非天之玉君於成。凡不願人施之已者。亦不願人施之人。孜孜爲善。遇不合道者。輒反對而糾正之。不問何所屬也。

十二歲肄
業哈樂公
學

十二歲肄業離倫敦數十里許之哈樂公學。Harrow 校名既著。教育亦良。學風亦善。君此時恍如黑奴被釋而得自由。其樂可想。惟爾時雖心志於道。猶未識道之全量。周徧乎天地民物。無斯須頃刻之能離也。蓋基督教既分復元。天主兩大支派。而復元教中。亦復支派攸分。大同小異。是已非人。成爲習俗。君是

考求古跡
志切景行

年十四蒙
感悟道

時蓋猶爲習俗所囿。未能貫澈。屏門戶之見。然較尋常學子。則遠勝矣。君入是校後。不但師友學行。高於疇昔。而居處之福。亦大增進。昔在倫敦時。府第雖華。甚少天然之致。今則雲林在望。天機橫溢。校地既佳。又近己之別墅。郊原散步。心曠神怡。動植各物。彌望皆是。君乃於學業餘閒。盡力研究之。有樹林方五十里。林中多古蹟。前賢往事。率紀於是。君暇輒往考證。而景行之去家數十里。有城曰溫伯恩。Wimborne。城雖藐小。而自昔著名。有學校有古禮拜堂。禮拜堂中。瘞前代名皇并藏其古蹟。君昔年放假後行。無所之者。今則輒遊覽於此一帶。而訪查陳迹焉。

大凡志道之人。必確有蒙感得道之一日。聞道非也。嫻習儀文亦非也。惟受上帝感化。心與道合。而爲一無復見異思遷。是則必有其自起之一日。君言十四齡時。某日行途中。遙聞酒徒醉歌聲。及近前。則見數人共擯一棺。醉態欹斜。力不能勝。俄而棺墜於地。擯者猶不自省其非。且痛詈死者不置。君目睹而心傷。

加意貧苦
釋放世界
之始念

爲學日益
自視歛然

之謂死者之既被傾而復被罾。無亦以貧故不能僱役歟。以是念故道力勃興。畢生加意貧苦。實始於是。又越七十年。與某教習行經一地。適某教習叩君。早年得道之所在。君卽指其地示之。其地維何。卽離校不遠。有名囿園中有碑。紀百年前匹特 Pitt 與威倍福斯議舉放奴案。君觀之而大得感動。遂矢願盡力以釋放世界。吾意其地亦當爲君立碑紀之。君拯救英民之力。實基於此云。

第四章 勵學至議政時期 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六年

君又言少小受學時。頗患怠惰。嘗自督責。不敢寬而論者。則謂君自幼勤劬。爲學日益。端他人之力。莫之能並。此蓋賢人君子有若無實。若虛之公同性也。史家馬可立有言曰。人愈賢。則愈自責。著作家本仁約翰 Bunyan 自爲傳記。刻責備至。而實則勞苦已邁他人。凡此者。皆君自語類之比例。實則君自入大學堂。以至於老死。從無一日之暇逸者。君言十六歲時。父命至戚屬某教士家。受學。父意蓋一欲其學有進步。一欲其遠離家中也。而此二年中。殊無所益。且轉

